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 劉孝標注

宋 劉辰翁評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已見

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

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

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

咄說文相謂也。六書故發聲也。別駕之與發聲也。殷浩咄。惟事驚怪之聲。辭又咄嗟呵聲。義彙同。

讀書如此細心何書不可讀梁實記

奈何遙以戲也君君臣之間際各舉家諱相戲成何廟堂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坐大笑。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浮薄應刪此二段

寒石先生欲刪此段
極矣

阮公何以云不如與
阿我語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

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

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

命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醋風緊昇元才思極
敏殊劉禪秀

自招

不當列排調

千古韻士仿佛秀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

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官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日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顛潁川荀寓

温顛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漆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

湛從羊字子登岷山者

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

河南鄭詡 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

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 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厓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餽

或頭如巾壘杵 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

口如含膠餽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

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顓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

頭青題甚奇惜文無佳致

士苑新語 卷下之下 三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
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
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
眸子擄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
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
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
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爲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
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
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
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
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俗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潛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較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卽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顥、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嘆無宮商，或脛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諧，或口如含膠，節或頭如巾，壑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感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流寒石先生旁批五字不厚道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

渾濁何以生活

爾時放誕成風渾濁
是語未必不嘉其洒
脫

浙

有韻

若此交口不如作
常語為得

南人不食醢

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視白雉何不

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駃駃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和斯樂安大守父岳中書郎

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

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

未得歷太子舍人延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

陸玩已見

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儻

鬼

無成代終何獨此
事不然

劉尹慣不饒王尚

淘玉篇虛飢及形容寒冷
之狀通雅云庚七陽通寧
康切吳人之聲以為何如則
呼那行亦如淘老學菴
筆記閣門捉台那行即
何乃淘之聲也

伯仁空洞見
見嘲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
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
局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為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璫璃盤謂伯仁曰此盤腹殊

社樹實條曰家

二說皆有理
為伯仁難

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荅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
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
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顛好媒瀆故荅曰

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
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
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糖音界牛強健曰

東坡遂以作語
此語頗好

于寶他書于作干一
如尚平有作向平者記

何不生鬼子
母等事終不敢信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糖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

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

才器著稱歷

敘其搜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墓寶父時因推

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按之悉驗平復劉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

杭嘉同術衣架也

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

枕共語許琛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

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目者面之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日曰宇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

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眾入沔將謀伐

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水薨雷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荅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

雖排調却刺骨

此賊終健
溫受賊不侮亦自傑

亦那得坐談。

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迓之相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

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館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

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

笑而不答四字中有
多少可想在

此語亦可解嘲

謝公亦可剛

劉尹正於此處觀
謝公一語沈然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

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

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荅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耳。異

圖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浙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

弄影梅象捺蜂喫
蜜

不深不淺許

玩弄他便喫他虧

八歲兒不應如此輕
舊

實是傲甚

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我字應剛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
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

小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

按博物志曰根曰遠志
苗曰草故以出處為
風

卓吾謂海公當
及其言甚妙

唐考此等家余皆欲刪盡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

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

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

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

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

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

媛躍清池、桓問媛、媛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媛、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

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

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

爛、今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嘲之

劉尚晉明帝女

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何物語取笑

榆音榻

不解須溪亦不曉
敬美云方言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殷融榆臘聲低而濁鎗鈴聲之高清聲雖低濁亦是放蓋真長之笑亦自解聊復二字也榆臘鎗鈴三吳至今有此口語敬美吳人何不解也殷已見陳郡人以吳語會劉為其好作吳語也此是互相排調實至今人所共語也誰復能解悟及此瓜田先生慧眼靈心真空千古乾記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

同鬪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

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守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

蒼梧聞之益以為不如憑矣

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叅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

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王語甚奇
老和尚膺此調弄良
亦苦惱然甚老和尚
不濟何不下語轉醒
且道此語如何下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豹奴桓嗣小字

中興書曰嗣字恭祖卓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棍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

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唇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世說新語

將北府之號
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
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
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
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
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眾而無成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
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
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謾參軍諸葛亮誅謾髡其父頭亮子瞻
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人以汝家比

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臺上使

羣臣作七言詩七
子猷承問荅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言詩自此始也

妙於解紛者此却
無限煩惱

二語易位乃可

汎汎若水中之鳧

出辭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

後

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

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毳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十三

兩人換語遂名感德

如此俱繆

注云世說想當時奉

有云說一書臨川語

加新語以別

晉人推連榻榻榻分

別如此今則絕無連

榻事二者却許多

低昂

氈毳毛散貌

曰劉瑗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顛仕至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

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

宜以見魏主程景

今汎云好禪者為
佞佛理之末焉

郝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

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

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

矣已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荅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

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

於礪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

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王蘊謝玄已見

王孝伯罷祕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土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眾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况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與飄帆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

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飄

無恙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

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而人心又一人而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鶩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

王氏譜曰肅之字勿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朗大患之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

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旣不可

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

續晉陽秋曰：山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
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
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王曰卿莫近禁
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巒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
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
堪眇目故也

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
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

寒石代周會白姬公
撻伯禽是傳家教
於文王準此則我應
撻卿

一。淚。遂。眇。

仲堪眇目之故如此。何得排調之。晉時人無心胸矣。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

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

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

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

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
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
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
鴻字伯鸞。潁川人。庾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
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叅軍宜停讀書周

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
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

叅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
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

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事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輕薄子說笑偏別

此正莊語非排調

陳典故陳人何所不知即衡門心無實委似不好事如此

兩可之詞

世說中微言

得佳者

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

玄與殷仲文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

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

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

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須知終日語便是妄非必誅鬼也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

伯仁上知世有刻畫西子唐突無鹽者否

鹽之醜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曾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極深深世說者不可不自省柴棘幾何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深公即殷源也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

深公即殷源也

輕薄口語如新

出報怨言便無足聽

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燂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冶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冶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圖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畱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人之輕詆更
累其父

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畱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

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媿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木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畱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畱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乃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從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

好羞名好婦乃享

丞相受驚受氣

詣王公謂曰朝延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觀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

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

亭號曰金傷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失其字義耳

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茗汁今吳中無此物

非輕詆

邦國殄瘁豈為
曾相比數褚孫俱
幸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

還其所如

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

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

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

幹之稱累遷至

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

長樂孫綽

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雅詩毛公注

曰殄盡瘁病也

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又有謂真長
如此者為人
自難

淵源報復

此語自宣武嘗之

當年控麈尾輩

皆應羞殺

此正語未可入輕詆印

大半之喻之商素不後

時務耳

天理發現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
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

入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
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
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
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利害

却又效袁伏之袁

此可識真長為人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牛有大牛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犢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

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

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語殊可佩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觸。反 奴角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

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

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龍。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僂。倪。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觸如角切音擲調弓又屋 角切音若弓偏弱也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

美婦可以澹宦情
倘婦欲作夫人恐
免踴躍汙事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

風雲為我龍攄

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

道要言但食老木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

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

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

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

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

真豬也

發笑

贊亦不惡蓋田真輕薄何必爾

心服而又多畫出心地明白高氣性剛愎之人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

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是與公果不
為真長所許
也

妹子像孫權

似謂玄度無
遜國事耳舉
君親謂忠孝
兩難也

此事可預先商量
否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

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

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

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

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君親原可相救但不當明對於君高

此簡文所以消也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二十三

王敬美云此右軍加潤之注以為王嘉字誤矣獨不思豈是輕誠耶

三祖上三代傳守此笛虺尾弔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虺九甲三字須漢注方可破款

充委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

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

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注語觀上文可知嘉字是戒字之誤也

蔡伯喈睹矇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

伏滔長笛賦敘曰余

同察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

壽

一作

樂器虺尾

一作

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膩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世說新語卷之六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與公到處為人所擯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王孝伯見曰才

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

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

得為復飲酒

庾龢裴啓已見

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僑逸

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畱心

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僑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其僑繆薪柴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

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

誰記致取

抱是正經說活尚公
控蒲葵不如服禮言
也

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
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
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
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
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荅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
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
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羽毛所惡成瘡。痲痲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
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
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庚子金壇王汝驥主大梁書院講席時戒學者讀書有抑揚何得支蛙地然則注濁故云老婢聲
下書生詠至今猶然也其云支蛙言聲之直而少宛轉此是吳語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蘇次女僧韶適殷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

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

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

甥舅佳話迄不見人括入詩文

不謬

甚惡之詞

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退。

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

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荅

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支道林：刺妻安得為名。從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郝重熙曰：相王好事不

可使阿訥在坐頭。

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

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說得甚近人意

閩省中原味西瓜皆置藍其中至道無蒸衣家梨者

此等大托裡注事罪不容誅何以竟不呈有司申理遂養成其奸瀆以致強劫劫神器耶淨末之法網之天疎矣焉得不流

倉立出此又難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袁家梨當復不丞食不舊語秣陵有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丞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人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華池解渴之
言石想有功

此却不惡

未斗海上已移我情

寒石先生評語用伯牙

欲語也

文字中留此
鬼當夜哭

後世何以得知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

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

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

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

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

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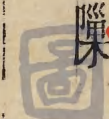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

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跡迹

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讟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

此數語純是破綻。臨川信而錄之。亦不覺其誤。讀書矣。注駁其事。而未必文理也。

按異苑尚有夢日環其城五字恐不可少

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

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

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

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

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

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

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敦
都忘

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

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按諸書皆

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

以謝峻
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才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不

亮誠高柱事機鉉
心為國謀

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

此事殊趣元人演
作傳奇則穿鑿
可笑

谷口說不可疑
嶠姑嫁於劉超
劉氏世為女史
劉谷口說始是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

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暹女中取

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玉鏡臺

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性亦未為得王隱晉書曰建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

日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

業

慘○慨○則○此○身○可○殺○往○再○
則○風○心○頓○灰○世○界○如○此○等○
兩○截○人○不○少○諸○葛○女○不○
足○道○余○以○省○男○子○身○
先○生○此○批○深○閱○意○為○漢○
者○當○書○紳○

一帖字便有無極光
景言簡意得

王敬美云此政不必
有頭中氣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

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愍度後仍用舊義為之請以得食故譏之

讀六經後便可殺人如草千里蹂躪豈空同負如素何言言後素談書輩但應扪心自曉不必恠寒石掌底太辛辣也
先生言並不辛辣乃是和平甘味
王敦美云因悟音人法誤堅義之是救鐵余謂近世海學獨非救鐵手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儉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後有儉人來

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舊義者曰種智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

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

知無而能應居宗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

至極其唯無乎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

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

有阿恒在人為事利
畫無鹽耶

真有如此強
口者世說雖
鄙然種種備

庚見人好以機智拘衆
情者後來喫虧在
却又強認作便宜以自
飾不知背後笑話
之多也惡之甚矣

不欲傷其意殊使人
或當入德行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

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

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

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

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

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

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

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

浙

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

為大人故難
此滴甚妙豈可假名

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邊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官

諸葛左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左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左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

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此怒亦何可
少

浩本招飾飾之人素
負望望一旦倏敗
勢思惟不自信如
以為咄怪事也志
大而才短者大抵皆
然

世說新語

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
人。温之臣節殊虧卒保功名而令終者惻隱之心未盡泯也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

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

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
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
驅恐逐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
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
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
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其食者又不助而椅
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

二怒皆可觀

乎。敕令免官。

不助榜而免其官。此是宣武作用。以屬同事。各不相助也。宣武西入中。原修後陵寢。功偉桓文。蓋非偉也。其抵智即此可見。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

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

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耻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

真 甚真

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甌。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甌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甌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

安。

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卽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輓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晉安帝紀曰桓

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人信宜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旣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自是為賊氣色

好個破書術

不多得好事。嗟甚屬。尋常何必便為以殺風景。究亦不能博嗜之。恨以一笑了之。殊覺神興。
瓜田先生認真信。嗚。笑便了耶。余直見其空不得強作此。笑耳。觀注云。諸弟食李。計核負錢。則不知了。共計錢。笑和何。劉捨得下。甚與武子已有數。十武子仍未厭。亦與粗暴記。

太守意甚不平

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

不見頭。俄而難及。

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孫伯符

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

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

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

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

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
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

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姬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安道有此穢字固宜求死不得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竹林諸公或因遊也
以為似物安道偏欲以
世榮護之何意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

乃釋然

裴字一彼一此似情如面迄今流派甚盛固可傲然曰此是竹林風味乾記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

余和洪元平餉字韻云報運隨左云我

斗刀可放無董心餅

銀漆王不白餉相与

謔笑者久之元平墓

木已拱對此殊完然

雲恨雨寒幾几葉幾

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畱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畱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執

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

王悅也

小說取笑陶
未易愚

陶公忠厚可欺以方

吾見嘉賓每
有可喜

此舉固是超好交
然未免太直遂考
於此自有妙用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
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
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
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
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
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
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決無斬人勸飲血當盈庭矣

豈可忍也執不可忍也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

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

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也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

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

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

婢亦具眼

石似劉村是廣縣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

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

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劉之語必不因石之汰侈太甚故為是以謂之亦可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寔笑其村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王石所未知作

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

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

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

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鳩於石崇

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

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

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此謚差強人意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菘又牛

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

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

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間所

牛若飛禽可作

法資

此御牛法乃名家
人獨得之技

豪

以此為快是
略無惜吝意
也要乃君夫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
之韭菘糝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
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
與王愷競相誇術也
唐按菘當作芥同片
糝當作糝
壘本字
先生批本此種此本作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
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
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
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炙至一鬻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

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種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賺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

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執盡一世之選築

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
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

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

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

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

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
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

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

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

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

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蠱其
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印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元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

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外 斥 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

埒時人號曰金溝

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

十九歲而髮白三十

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

史記曰端木賜

龔牖人身名方是
俱泰

彭城意正而辭和
太尉心狠而情矯

字子貢衛人嘗相魯
家累千金終於齊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

至以龔牖語人
原憲以龔為戶牖
龔即龔字乾記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
字子輿宣帝弟趙子太始

元年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

牛心為貴故
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與後令時俱有

一雞子怒藍田者三
展轉都不自繇雅
子美影諷也

豪即毫本字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
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
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
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
不
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
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滄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
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各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

王胡之王恬並已
見恬小字螭虎

司州言

聲字固是當時謬助
考歷觀語意大抵是
不怨奈

于此識彥道

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

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按王氏譜胡之

是恬從祖兄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

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

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

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

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

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

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

類不啻同交子性也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

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

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士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帟

矜咳二字極不成語然極有似

渠之兄弟如此可笑

中原六摺方不問
養使闕者

江東六摺同摺名
者此必有誤

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
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
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鵞共鬪南郡鵞每
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鵞欄間取諸兄弟鵞悉殺之
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
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狹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
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荅
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叅軍頗

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

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

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

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粲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
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
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

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

此教語便當

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
王由緒獲進同惡相
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
貳豈有仲堪微問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不安得為人
太后所以不
哭也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
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
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
威王彰字子
文太祖下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

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王將荅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荅

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婿

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不通然則天子定
取女天子乎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

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

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

民玖聞此怨雲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

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

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著衣

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臨刑歎曰欲聞華亭

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鶴唳可復得乎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

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

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

天道

由拳縣即今嘉興府華亭即今松江府按世嘉亭吳為嘉興地

將師當知

意氣不足恃須是規模宏

遠甚可鑒也

温公詐婚注尚有題
名字於素注注說
者字標後不止教
徽一人皆言存不
必專考標也
王敦美云敦徽是何人
大都作中氣與敦
註可恨

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粲晉紀曰
琨為并州牧

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
無成功也敬徽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
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淵勒十年之中
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
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
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此數甚快人喜王以為頭中
言所不解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行平

子面似羗

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
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不惜殺國士乃愛
石家一伎欲存其性
命試問丞相胃中
榮株幾斗李為第
史直書丞相王導畔
五字何意不三層字
筆

導承帝向眩迷始末
足矣詳君祖宗顯惡
豈於事後失巨節哉不
取也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

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惡荅又

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惡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叅軍呂

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

害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温未荅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廼

世說世說晉
紀是晉紀也相
蒙

二弟出冥負友
案 嘉便是一王供此罪

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

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

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

人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

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

涕。

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檮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弈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

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

去。

温氏譜曰嶠父襜娶清河崔參女

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

皆發詔。

虞預晉書曰元帝卽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

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人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

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

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尋陽記曰周邵

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

今化為台對大體掃地可惜

初不自知才
品功業所稱
二千石不自
足以躁死

陋

愚曠如此復
何足道

注福如星

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
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
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
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
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
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曄字彥倫裕
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
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

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老賊元素怕簡文幾
處盡姓

此等較有條
仰大勝史筆
文景司馬師
兄弟也

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
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

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

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

曰既不能汜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
秋曰桓

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

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

莫敢賊面目賊議論賊心腸任你千解萬解捉是賊耳
汜即流玉篇云古文流字乾記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車中若仍似船上
溪往溪溪公建此語
則助人自考甚力

簡文清明表裏此
言必加意注不是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

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四十八

中有人以羞為囂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

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冲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

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符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

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

欲外示閒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

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

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勲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

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

人竺僧憊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曾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

不以其道得

富貴則仁
老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

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澡

盤盛水璫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

劭即循父也皓凶暴

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真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

此等田舍為公主殊難宜

其罵者以不休又曰難為公

主可難為李勢妹却奈何

不得宜其以兄殺為奉懷

與姓李語是身是假塞若

知之後來諍猜者便把

勢妹奉貴

乾飯評贊

李勢妹是桓温妻與

王敦無干塞石先生

批誤

疑劬託疾收付酒藏考掠
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司空杯涕曰臣父遭遇無

道創巨痛深無以仰荅明詔
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
元皇

愧慙三日不出

簡文不識禍三日不出元皇誤誤事三日不出竟成套語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

彭蜺彭蠡皆蟹之小者有毛曰彭蜺無毛曰彭蠡皆可食蔡北未經食而驟食之又水族之性寒者故致委頓遂以考據爾雅不熟是名士好詢笑人習義

是名士好詢笑人習義

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蟻小者勞即彭蜺也似蟹而小今彭蜺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蝟蟻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下飲謂設茶也人才失志此比甚多
茶若自異底事易作冷熱自賣破綻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掇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

瓊

少府卿瞻歷謁者

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此際殊疑下只太傳
循上誘引物呂神理
當務入德行部若
但就序子於此漏言
何好交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

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

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二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

也胡兒慙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殷師字師

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

如此謬子孫
之羞也

蟹音制大魚可為
醬醢鮓即鮓也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煥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

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

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

宗敏中寧無
咳人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

賊，正為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

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人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甄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

北海文多諧謔魏文帝時謂雜朝戲也

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日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

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別

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

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

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聞往嘯粲，粲不明而神

傷。馱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

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

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

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

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奉倩曰：婦人德不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五十二

部是感溺後載裴
今語是臨川一種
細心

惡事

鳴字無接余參仔
數本皆疑其甚哉
與聲也亦可笑甚矣

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滅於是力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闓

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闓，言後必有充闓之異。

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

晉諸公贊云：郭氏卽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

妙論恰入情中

談柄

余見古今兩悔妾婦
女大是奇絕實涵畫
蘇氏孫秀妻荆氏皆
有江沔遠風去鳥有
婦女自過之奇

按傳囑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
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
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

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
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
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荆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

秀為貉子

晉陽秋曰荆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平遂

不復入荆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荆夫人可得從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既具陳審女此何如
事臨川乃輕信遂誤
後系學人之耻
賈女生平無以自害

少此一敗不得

郭子以壽所通者陳
審女之女不過因武帝
賜者惟此兩家遂為此
說也余謂賈元弼君元
惡女之流行殊不為抵
其罪又何必牽涉他人
以寬之塞石先生責臨
川輕信賈女生平甚
覺多事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瓊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

字德真南陽藉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

可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

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安豐鄙穢園房
乃有此樂事

又注置蔡亮兒

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祕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

傳是
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淺情貸付與台陸游生強調元委分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

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

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又反崇竟不許

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

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

秀以妓而輕殺名誠
遇矣然殺之以償三
美人占無不可

慘動

堅石同日收岳

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

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暮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歎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

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璜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

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

荅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

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

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

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

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亦

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

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左

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

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

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

廙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

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

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

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

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

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

以文才司徒何充歎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王脩載譙王子無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

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所者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廩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

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下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右軍審爾非
令德

恭仔他書此為字錄
不圖右軍有此惜之

乎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為郡申

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

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

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

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士先所吾卷下之下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測荅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

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

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

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

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

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

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

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

梟首於東桁也

崇禎丁丑仲夏六

日攬竟

寒石識於南沱

邨中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桓氏譜曰桓冲後娶潁川

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睢陽湯氏有理寒石先生手批世說新語時有慧悟妙解發人感慨重是前賢手澤為

跋於後復覓一冊以錄其批間附己意亦感慨之所致也六日而畢書數語以記時日寒

石崇禎間諸生博學多聞甲申後棄舉子業從夏峯孫徵君學故漁洋山人詩

與張于度餓夫題為蘇門三賢漁洋詩附後時乾隆五年秋七月中浣秀水彌伽居士

張庚書於睢州蔣氏寓齋

漁洋山人王阮亭蘇門三賢詩

理寒石

本李姓也名堂和西華人耻與逆國同姓改曰理孫
徵君與西華左令書稱君魯連後一人

魯連蹈東海其志耻帝秦龍生天年詎有
義躬陶公懷晉室聊存頭上巾嗟哉均相流乃愧

青巖甄西華理寒石為儒甘賤貧奉母蓬蒿中
歸潔忍辱身泉鏡與鏡同交蹄跡神州日沉淪靈

氛久上天呼辨竟無因感淑宥姓名下士良苦辛何
人傳節義誦言聊一申

張于度名果容城人歿葬夏峰北原餓夫姓彭
字了凡蠡縣人愷死嗚嗚之下旁徵君題曰餓

夫墓與寒石皆徵君之弟子也

按李氏肇自帝顓頊有曾孫曰咎繇為理官

因以為氏咎繇之裔孫有理利貞者避難伊戾

之墟食木子於是姓李氏寒石之改李為理盖

從其源也非漫然者庚又識

浙江圖

世說新語卷下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33998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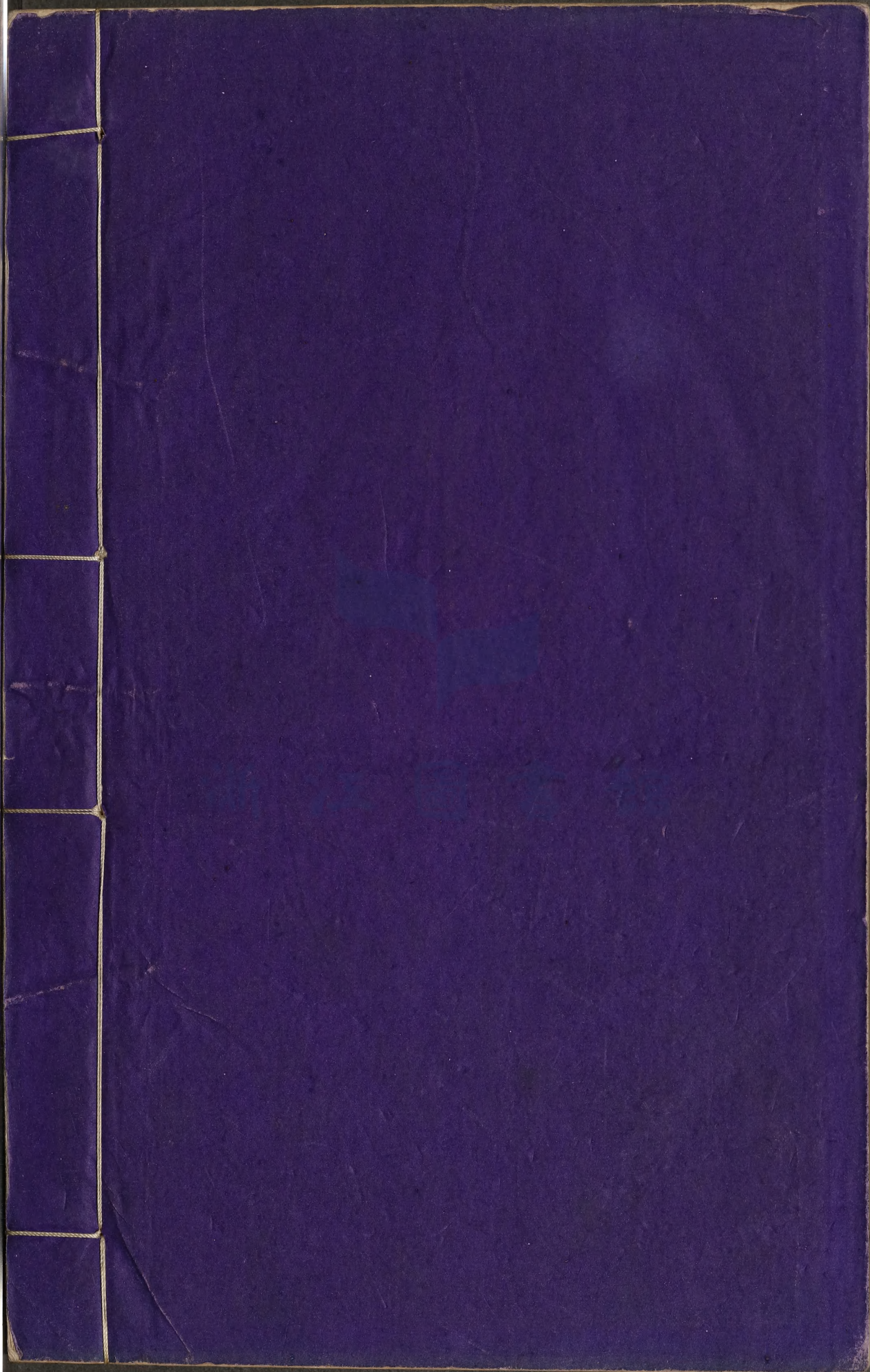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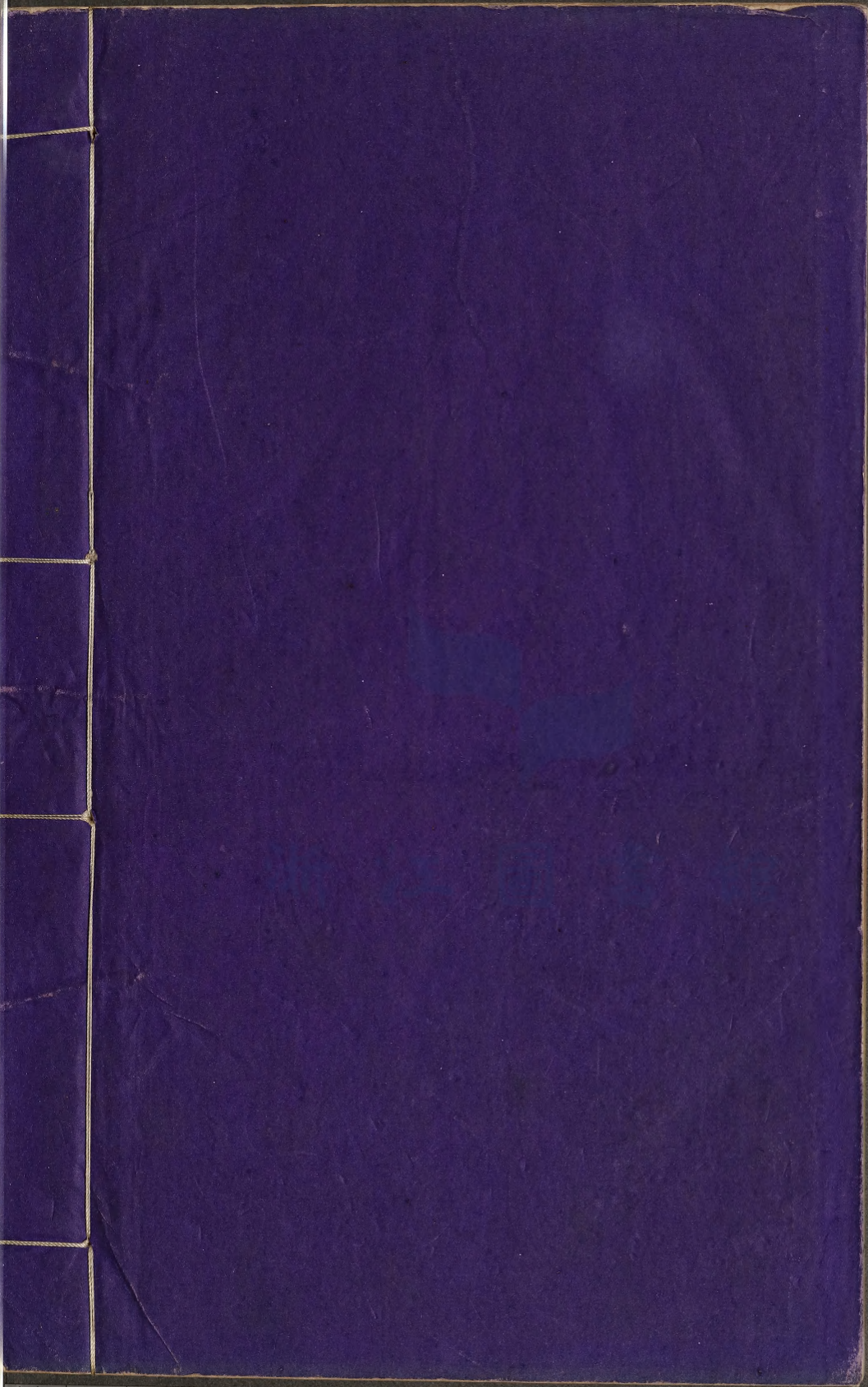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 33998

一九 年 月 日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Inches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